

小欢喜

冯润青

朋友送我一盆绿植。小小的盆培植着，枝叶是初生的，托在手里，心里满是喜悦。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六月雪。一路托着它，经过廊桥，经过人群，心在荡漾。

托着绿植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穿过廊桥，穿过人群，心里漫溢出少女的天真和纯净。

一抬头，就看见天空和天空上的云了。云卷云舒，真好看。我昂着头走路。幸好路上此时行人少，路直，远远地看到人来，就能绕开。昂着头，一边走，一边看天上的云，看路边树的梢子和云棉花一样结在梢头，看河对岸楼顶上斜阳橙色了，看此岸的楼顶和广告灯与广告画与天空之间构图，白的云乌的云来添加元素，看电线平直如线谱，几只雀子停留在电线上成为音符。

抬头看天，低头看草。路边那么多草，三叶草、芭茅草、车前草、野蒿。“草在结籽，花在含苞，风在招摇。”

那些植物，可劲地绿着。它们有一种气场，慢悠悠地拢了你去看去想去感受。感受日子无限拉长，长长的没有边界，让你感觉不到时光的流淌。

植物似乎一直是绿的，好像来自绿终止绿。绿悄悄在枝上睡了，睡得很安稳。尽管偶尔有花开花落，偶尔有蜂蝶和小鸟光临，它们也是植物永久的邻居。它们总会来探访，想问一问绿睡到什么时候醒来，或者梦里都有些什么。绿的梦里大约也是绿吧——分不清彼此的绿着。

我也沉沉地落进绿里，落进绿的梦里。梦里梦外的绿着。这仲夏的绿，绿的毫无道理。它也没有打算与你讲道理。在这无边无际的绿的梦里，它愿意长睡不醒。

“这风，就要把人间吹蓝，头顶上的天空呈穹窿状，正在来临的黄昏，带了一点点烟味。”诗人大卫《一个人的节气》里有一首诗是写给母亲的，彼时，母亲在很远的地方。

天空的蓝也像在做梦，一览无余地蓝着。此刻，那些云就悠闲了。天空放了云的长假，就像开始和即将开始的暑假。云悠闲下来，随意挂在天空，让风吹乱，堆积，揉捏，忘记还有一个远方。

我幻想，远方有一个你——母亲。然后，每天开心地工作去生活。好像工作着给你看，生活着给你看。知道你看不到，我可以向你讲述，讲述在我身上和我身边发生的事情。毫无保留，一点一滴都告诉你。天上早晚云彩的不同，风从哪里吹来，鸟儿在哪棵树上唱歌。今天认识了新的朋友，也有老朋友跌进时光隧道。时光隧道会带着他们到一个新的世界里，忘记烦恼和痛苦，只把愉悦尽情发挥。那个吉祥的世界，母亲你在。

走过许多次的春夏秋冬，依然会沉沦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美好里；经历许多的冷暖炎凉，依然保持着单纯的初心，向往生命的美好。比如，野蒿子的花，已经在路边绚烂很久了。我在一蓬蓬的野蒿子前停留下来，欣赏它们被风吹动的样子。

一只蝶在野蒿子花上停驻，悄悄趋向前去拍照。风摇动花枝的时候，也带动蝶摇晃着。它旁若无人地在花盘上旋转，开合。那野蒿子多么寻常啊，花瓣却无一不精致。一轮白色的小花瓣，簇拥着黄色如葵的蕊，每一根茎上，布满细密的绒毛。野蒿子，又叫一年蓬——从出芽、成长、开花、结籽、枯萎，一年内完成。这天造地设的人间精灵。

那蝶也美，灰白的羽翼，淡淡的黑斑由翼根一圈一圈的波纹涟漪向翼背。玄灰蝶，毛毛虫的蜕变，常被当做害虫。但野花不弃它，愿意一起旖旎。

“天空是慢的，它在变蓝的时候更慢”。这些细碎的时光里，有绵密的小欢喜，于我而言，却是舒适、坦荡，缓慢、自由，连瞬间而至的思念，也都有了幸福的恍惚。



晨曦 赵衢 作

金银花

张昕

写下金银花，总像是写下一味中药，而非一种花朵。金银花的主要功效就是入药。金银花茶祛暑明目，入药亦是清热解毒，因其性寒抗炎的缘故。金银花藤常年青绿，因能忍受冬天的严寒，故又名“忍冬”。只是乡间的人们，很少叫这样的名称，大概药房才这样称呼。

金银花开，初为白色，二三日变黄，如金似银，故名金银花。金银花的名字，没有诗意与典故，就像乡间的某个孩子，生下来就随口取个名字，叫的亲昵、自然。生于乡间，取名为金银，大抵是人们美好的心愿。

在我的家乡，人们都叫金银花为“金金花”，以至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知道这种花的本名。直到读书后，方知这种叫法毫无出处，大约只是方言顺口罢了。

我对金银花最初的认识，是从老家菜园篱笆上那棵金银花开始。竹林尽头的池塘边是我家的菜园，菜园的篱笆很高。金银花绿色的小藤缠绕于高高的荆棘篱笆上，叶片小而嫩绿。幼时跟随妈妈去菜园，我拉扯着这个小藤玩耍，妈妈告诉我，这个会开出很香的花。于是日日盼望，藤蔓上渐渐冒出绿色幼嫩的花苞，渐长，如同一个个白色的小手指。忽一日，花瓣打开，细长的花蕊直挺挺立，花香浓郁。

在乡间，有着这样花香的花儿自然让人喜爱。于是折下几枝，插在细长的小瓶里，置于窗前或者桌上，一屋清香。没几日，花瓣变黄，再几日就焦枯了。后来我一直以为，金银花变黄就是枯萎的前兆，竟没想过，变黄是它本该经历的一段辉煌呢。

篱笆、墙角，无论何处，只要你愿意栽上一棵金银花，它就静静地吐露幽香了。竹篱茅舍或是小楼庭院，更甚者疏林山野、乱石堆或灌木层，金银花轻轻攀附于其上，就存活下来，将一缕清香带给予它生长的空间。

工作后，我到江南的小镇教书。闲暇时去菜市场，要转过一条幽僻的小巷。巷子窄而短，低矮的砖墙上青苔模糊了时光。小镇闲逸，慢慢度过每一个平淡的日子。某一日，小巷里竟清香四溢，蓦然抬头，人家的墙头上一大簇金银花正微笑着，像暮春的一缕阳光。绿藤缠在一起，许多绿叶簇拥着，白色黄色的花儿轻轻摆动，花香在周围的空气中轻轻流动。我静立着，像幼时在老家的菜园，在满园绿色中间，想看那些花儿如何开放。等不到的始终是我。我轻轻折下一枝小藤，把它带回房间，找了一只矿泉水的瓶子插上，花儿就生机勃勃地在我的小房间里生长了。直到小藤上所有的花苞都开遍才谢去，我又重新回到了寂寞里。

翻遍许多古诗词，写金银花的甚少。大概金银花古时多人入药，人们把闲愁多寄予娇红绿柳，谁会寄语一味药材呢。寒冬里有梅竹，盛夏有荷香，忍冬花于乡间，怕是唯有心境寂寥者，才会将一腔闲情空寄，而它未曾有过什么表示，花开花谢自得其趣。金银花，或许本就不被当做花儿，只是一枝生于乡野的藤，会开出白色黄色的香花。为草，为药，寂寞于大地之上，繁华之外。

当我终于离开了小镇，离开了一段幽寂的岁月，才发现金银花在生活中消失很久了。就像那回不去的故乡，一定长满了荒芜的记忆，竹林和篱笆早已枯尽，何况一株金银花呢。花香熏染的回忆，都是美好的过往。花朵凋零的时候，时间就停止了在那一刻。于是所有与金银花有关的片段，全都飘落。晚春篱畔的一枝金银花，如今在何处芬芳？

耿芬

筠涛

耿芬离世已经有三年了，我始终怀念她，她是我的学生。

耿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生。这一届，我们中文专业招收了二百个学生，分四个小班。学生年龄参差不齐，她的年龄比较小，中等身材、短发、面容姣好，性格乐观开朗，总是微笑着，给人亲和的感觉，讨人喜欢。她是干部子弟，但看不出干部子弟的优越感。和同学相处不错，人缘好。她学习成绩较好，普通话很标准，朗诵能力突出，经常出现在校系的朗诵比赛舞台上，并获奖。

我给耿芬这一届中文本科生讲授“中国现代文学”时，刚步入中年。因为“文革”，我基本上没看什么书，中国现代文学底蕴薄弱，也没有授课经验。当时在高校，旧的教材不能用，新的教材还没有建立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壮着胆子踏上讲台。面对这一届文学水平较好的学生，确实有些胆颤心惊，如履薄冰。但我备课认真，注重教学方法，与同学交流也谦和。上了一段时间课，我发现同学还能听我讲授，课堂气氛也很活跃，多少有些安慰。

我在课堂上鉴赏诗人艾青的代表作《大堰河，我的保姆》前，找到了耿芬，希望她能给这首诗配乐朗诵录音。她二话没说，欣然同意。不过，在准备过程中，她有些为难，对我说：“老师，诗句很长，又不押韵，不好朗诵。”我说：“要细细品味艾青在这首著名诗作中所表达的真挚的深沉的情感；要掌握全诗的节奏，即诗人情绪的起伏跌宕。节奏是诗的生命。”她听了我的话，经过反复练习，自己满意了，便录了音。

我上课赏析前，她打开录音机播放。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听着录音朗诵，面部表情发生着变化。播放完，停了一会儿，课堂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我能够出色完成这次教学任务，感觉耿芬帮了我一大半。我感激她，忘不了她的“功劳”。

毕业三十周年返回母校，师生团聚，我见到了耿芬，学生时代乐观开朗的性格和爱笑的面容不见了。我问她：“工作、生活和身体可好？”她回答，“还好。”神情淡然。她深情地看了看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身体不错，挺有精气神，比我们上课的时候身体要好。”我很高兴她的赞许。那次只匆匆一见，然后集体合影留念。

后来，我的孙儿职业高中毕业，想报考对口的高职院校专业。我写信向她咨询。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，她搜集了全省几十所高职院校的资料，亲自挂号寄送给我参考。孙儿考取有关高职院校后，她又打电话给这所学校的熟人，希望在校学习期间对我的孙儿能多有关照。

耿芬离世还没到退休年龄，出乎我的意料。我询问了她的好几位大学同窗，都异口同声地认为，她过分追求“完美”，要做一个“好女儿、好媳妇、好妻子、好母亲和好婆婆”。事实上，尽善尽美是很难做到的。她长时间失眠，精神抑郁，采取了极端方式，解脱了自己。

耿芬，你真傻！世界上哪有绝对完美的人和事？这道理，你应该明白！人何苦苛求自己绝对完美？！